

百件奇案大觀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664B

百件奇案大觀提要

本書收羅數載。得案百件。件件有精采。事事有趣味。令人閱之。忽而拍案驚奇。忽而捧腹大笑。其價值於此可見。較諸坊間所出面壁虛構之作。真有霄壤之別。茲由本局重行編輯。分訂兩編。上編曰奇怪審判案。下編曰風流審判案。各得案五十件。鄭重付印。藉供同好。書中材料。美不勝收。文筆則寓莊於諧。若懲若勸。情節則詭怪離奇。不脫不粘。洵耐人於言外尋味。足供諸君茶餘酒後之資助。真消愁祛慮之良伴侶也。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百件奇案大觀目錄

上編 奇怪審判案

審金扇奇案	一	審布疋奇案	一二
審手帕奇案	三	審血衣奇案	一四
審眼鏡奇案	四	審糧簿奇案	一六
審煙槍奇案	五	審契紙奇案	一八
審筲斗奇案	七	審歧指奇案	一九
審柳斗奇案	八	審黑痣奇案	二二
審蘆管奇案	九	審腦骨奇案	二四
審銀錠奇案	一〇	審啞子奇案	二五
審銅錢奇案	一一	審假鬼奇案	二六

百件奇案大觀 目錄

審假屍奇案	二七	審路石奇案	三九
審鬧人奇案	二八	審廁石奇案	四〇
審吹女奇案	二九	審湯糲奇案	四一
審奪妻奇案	三〇	審糖粥奇案	四二
審積錢奇案	三一	審饑饉奇案	四三
審吐物奇案	三二	審猛虎奇案	四四
審磕頭奇案	三三	審良馬奇案	四六
審演戲奇案	三三	審犢犍奇案	四七
審風水奇案	三四	審白犬奇案	四七
審土地奇案	三五	審黃狗奇案	四八
審田畝奇案	三七	審妖狐奇案	五〇
審園亭奇案	三八	審烏鴉奇案	五一

審鸚哥奇案……………五二

審鸚鵡奇案……………五三

審錦鷄奇案……………五四

審鷄雛奇案……………五五

下編 審風流判案

審金釧奇案……………一

審銀針奇案……………四

審玉瓶奇案……………七

審翠玦奇案……………九

審鑽戒奇案……………一一

審香囊奇案……………一三

審繡鞋奇案……………一五

審螃蟹奇案……………五六

審蝌蚪奇案……………五七

審蒼蠅奇案……………五八

審臭蟲奇案……………六四

審馬褂奇案……………一六

審衣履奇案……………一七

審棉絮奇案……………二〇

審剪刀奇案……………一二

審剃刀奇案……………二三

審鐵斧奇案……………二五

審白刃奇案……………二七

審悶香奇案	二八
審藥酒奇案	三一
審砒霜奇案	三四
審西瓜奇案	三五
審翁婿奇案	三七
審姊妹奇案	三八
審新娘奇案	四〇
審貪吏奇案	四二
審貨郎奇案	四四
審屠婦奇案	四六
審潑婦奇案	四八
審悍妾奇案	四九
審艷婢奇案	五一
審淫尼奇案	五三
審人妖奇審	五五
案犬姦奇案	五七
審龍陽奇案	六〇
審漁色奇案	六三
審捉奸奇案	六五
審謀產奇案	六八
審哺乳奇案	七〇
審投河奇案	七二
審煮雞奇案	七五
審試心奇案	七七

審謔語奇案	七八	審黃牛奇案	九二
審柴室奇案	八一	審黑驢奇案	九三
審麻雀奇案	八二	審蝎子奇案	九五
審血手奇案	八四	審菜蟲奇案	九八
審箱屍奇案	八六	審血鱉奇案	九九
審浮屍奇案	八八	審毒龜奇案	一〇一

百件奇案大觀 目錄

六

百件奇案大觀目錄終

百件奇案大觀

上編 奇怪審判案

審金扇奇案

青州有范小山者。販筆爲業。行賈未歸。妻賀氏。在家爲盜所殺。是夜。天黑微雨。泥中遺金扇一柄。乃王晟贈與吳蜚卿者。晟不知何人。吳爲益都富人。與小山同里。平日頗有佻健行。故鄉里咸信范妻爲吳所殺。郡縣拘審。堅不承認。及後備受毒刑。遂誣服。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竭所有以濟犒。獨有向其門誦佛號千聲者。給絮袴。萬聲者。給絮襖。於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家遂以貧。日惟售田產以度活。陰賂監者。使市鳩。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曩日外邊凶。目下裏邊吉矣。再睡。神人又言。以是不果死。無何。祥符周欒園侍郎亮工。方爲登萊青道。鞠囚至吳。若有所

思因問范曰。殺人何據。范以扇對。周熟視扇。便問王爲誰。范云不知。又閱爰書一過。立命鬆吳之刑具。范力爭。怒曰。而欲妄殺一人。便了却耶。抑將得讎人而甘心耶。衆疑周私吳。均莫敢言。周標硃簽。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懼。罔知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答曰。舊歲提學按臨。有二三秀才留題。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照拘李。數日李至。怒詰曰。旣作秀才。奈何謀殺人。李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周擲扇下。令自視曰。明係爾作。何詭託王晟。李審視曰。詩果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旣知汝詩。當知汝友誰書者。李曰。跡近沂州王佐。乃遣役拘王。王至。訶之一。如見李狀。王言此益郡鐵商張成。索某書者。周曰。盜在此矣。執張至。一訊遂伏。先是張窺賀美。欲挑之。恐不諧。念托於吳。必人所共信。故僞爲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名於吳。初不期至於殺也。踰垣而入。迫賀。賀因獨居。常以刃自衛。旣覺。捉張衣操刀而起。張懼。奪其刀。賀挽令不得脫。且放聲大號。張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

吳始悟裏邊吉。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知冤之故。後邑紳某乘間請之。周笑曰。此甚易知。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而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携此以增累者。其嫁禍他人可知。向曾避雨南郭。是壁題詩。與扇頭之作。口角相類。故妄度爲李。不意果因是而得真盜。幸焉耳。

審手帕奇案

梁心芳爲安徽臬司時。曾結一獄。有拔貢生思錦心。有才無行。子某孝廉。娶妻賢而多才。伉儷甚篤。年餘因病亡。故報其母。其母痛女夭傷。又憐婿貧困。無資應春試。且知婿父無行。恐用女財。故將女所遺首飾。悉納諸匣中。聲言用以殉葬。實則私授其婿。而婿父不知也。孝廉停妻棺於後空屋中。束裝北上。應試。其父知棺內多寶藏也。私倩無賴數人。至空屋中開棺。索無所得。匪人散去。其父不能釘棺。置之不理。及孝廉下第歸。至妻柩前。駭見棺啟。急告其父。鳴官將驗尸。其父謂子曰。婦年少。不可暴露。可求免相。孝廉遵父命。稟

官免相。只求釘棺捕盜。數月無耗。其父急欲結案。謂縣令曰。媳有婢。吾見婢有手帕。棺中物也。令遂置婢於獄。株連數人多斃者。將以婢議抵矣。孝廉心知其冤。欲出之。令不可。梁公曰。當驗尸時。見尸首有帕否。令以未親驗對。梁公曰。尸不能用兩帕。尸首如有帕。則婢之帕爲主。平日所賜可知。如無帕。疑其婢可也。將棺提省親驗。首帕依然。始知婢冤。思錦心忽貌若狂。自言是我因財起意。以致成此大獄。遂議抵罪。旋死獄中。其子在家聞父死。亦自縊。梁公欲參此令。令哀求獲免。遂以婢嫁思錦心之幼子。案乃結。

審眼鏡奇案

滿洲鳴泰。字聲九。以翰林散館。分發雲南。權昆明縣。聽斷明敏。一日。據案理事。有孝廉扭一樵者。至控其誤碎眼鏡。索賠八金。蓋樵者值孝廉於途。市人擁擠。猝不及避。柴枝拂眼鏡而墜地。片片粉碎。索償而樵不允。故來控也。鳴泰曉之曰。一樵夫耳。能出多金相償乎。孝廉堅不允。鳴泰飭杖樵者三十板。標

數字於其掌。諭之曰。可以此爲憑。速至某錢肆取錢十千來。代若償之。並緊握若拳。到時始准開視。樵者如言而去。至錢肆默視之。則掌中硃書四字。乃火速走避也。樵者大喜。飛奔而逸。日旣昃。鳴慰孝廉曰。子姑待。想當來矣。與談書史。娓娓不倦。及候至二鼓。終不至。飭役往尋。回言樵已遁去。鳴笑曰。村夫狡黠如是。子姑回。俟緝獲後。當重懲之。孝廉無如何。悻悻而去。

審煙槍奇案

鄉有木商朱品三者。客外數年。一日返里。其妻煮酒調羹。慤懃備至。品三本有阿芙蓉癖。兼之沿途辛苦極思吸服。惟以煙禁森嚴。途中檢查綦密。煙膏器具未敢攜帶。至是乃大窘。幸家藏有舊煙槍一。懸於室陬壁間。此槍自品三外出後。無有移動之者。遂取之下。煙斗亦在。惟吸之欠通。以鐵絲貫穿之。方始適用。品三大喜。復翻篋笥。搜取煙燈烟杆各一。諸物既備。更輾轉向人購得煙膏若干。一榻橫陳。吞雲吐霧。意甚得也。吸畢後。未及十分鐘。忽覺腹

中劇痛如腸絞。不可少耐。遂倒牀狂叫。聲如牛鳴。又若鬼嘯。悽厲殆不忍聞。其妻莫明其由。惶駭萬狀。顧猶以爲急痧猝發。飛步往召醫士。孰知醫士未至。品三已絕命矣。惡耗傳出。羣議滋起。咸謂品三身死不明。決非以病。必有他故。惟以無確實證據。尙無敢有肆言忌猜者。獨品三之弟國英。本無賴子。播弄是非。乃其長技。苟得間隙。靡不乘之。今聞品三遠歸暴斃。不無可疑。因之振振有詞。堅謂品三之死。必係中毒。而下毒者必爲其妻。於是造作種種誹言。詆毀之。惟恐不甚。更以此情懇於族長。強其出首控告。用昭品三之冤。而置淫婦於法。族長性本庸懦。對於品三之死。本有所疑。及聞國英言。疑乃愈甚。遂阻止入殮。請官檢驗。維時縣官爲仁和姚公。明辨公斷。常能見事於微。然旣驗明屍體。竟茫然不得其解。蓋常人苟中若何毒劑。死後屍體上必有特異之表示。或目突口張。或膚呈青紫。而品三獨否。惟品三身死可疑。已無異議。而負此可疑之人。厥惟品三之妻姚。遂拘之返署。第觀其外貌。婉約

靜好。決非淫毒之婦。故未敢武斷其罪。因復一再研鞫。詳詰品三歸後種種情形。無奈一無疑竇。惟聞及品三用舊烟槍吸烟一言。姚頻頷首。似有所得。立飭差取烟槍。至以刀劈爲二。審視其中。有巨臭蟲十餘。殭伏不動。蓋已斃矣。內有數蟲。腹穿頭斷。血纏於外。意者品三以鐵絲通槍時。所戳斃者。姚既得此確證。遂宣告品三之死。實出偶然。其妻無辜受誣。立釋之出。蓋鴉片烟最忌臭蟲。血苟和雜少許。吸者必死。品三所用之槍。本係舊物。臭蟲遂蟠居其中。通槍時。復裂其腹。而出其血。以致與烟氣混合。遂致斃命。而其妻險蹈謀斃親夫之罪。脫令姚公斷案如常吏者。其妻安有倖理。由此觀之。按臨刑事。豈容絲毫玩忽乎。

審筈斗奇案

忠若虛大令滿。爲英果敏公翰之猶子。治餘姚。有政聲。一日。坐堂理事。忽有互扭而來控者。則米店人控麵店人吞沒其筈斗也。麵店人曰。是固我物。彼

強來誣我者。米店人曰。彼初來借用。孰知其久假不歸。欲圖吞沒耳。忠笑曰。是筲斗之罪也。命覆筲斗於階下。呼役扑之。時觀審者皆不知忠用意。所在扑至數百。忠乃離座察視。忽又升座。叱麵店人曰。是米店物。汝何得吞沒之。麵店人連連呼冤。忠指覆斗處令自視。曰。初扑之。落下者爲麵麩。麵麩落至再三。則糠粃見矣。是非初爲米店物。而爲汝借用之明證乎。豈容任汝抵賴。麵店人乃遵斷而去。觀者無不歎服。

審柳斗奇案

某米行失一柳斗。見對門雜貨舖內。有一柳斗。與自己者形相若。逕往取回。致相爭毆。控於長洲縣。時知縣事者爲葛公建楚。諷兩造曰。柳斗所值幾何。並無記號。或屬此舖。或屬彼舖。均可使得。今以一柳斗之微。而至涉訟公庭。是罪在柳斗。不在爾兩家也。卽抽簽命將柳斗杖責三十板。衆皆駭然。杖畢。葛公離座。詣杖處。俯察地有芝蔴。問曰。兩家誰賣芝蔴。雜貨舖曰。小人舖內。

賣之。至是米行中人面有失色。磕頭求恕。葛公曰。冒認他家之物。本有應得之咎。姑念係經紀小民。暫從寬宥。柳斗着雜貨舖領回。兩家聞判。咸歎公斷案之神明焉。

審蘆管奇案

某名士爲泰興令。治獄察察。頗有政聲。一日。某富室忽失一金釵。心知必爲婢僕輩所竊。然闔宅婢僕甚多。不能確指爲何人。因訟於官。名士悉召其婢僕至。絕不追究。各與以蘆管一根。約明晨繳還。且給之曰。孰盜此釵者。明晨繳還時。此蘆管當較他人長二寸。衆領命而退。實則蘆管已折下。豈復能長出之理。盜釵者心虛胆怯。恐所盜之釵。因此敗露。乃私自折短二寸。以爲至明日繳還時。必可與他人同其長短。及明日。衆人齊赴縣中繳還。而盜釵者之蘆管獨短二寸。名士詰以短之之故。舌橋不能下。乃令他婢僕返。而治此人以盜物之罪。

審銀錠奇案

旌德縣令江恂。所訊各案。誠所謂虛衷折獄也。夫心虛則明。明則自能燭奸矣。其地有一肩箱搖鼓。賣零碎小綢緞絨線者。寓於飯舖。將逐日售獲之銀。寄存舖主。晚必算明存銀數目。末後其人因物已脫盡。又欲往販。向舖主提取存銀。舖主欺其無票據。欲吞沒之。其人與舖主拚命。舖主匿身而令妻與其人敵。其人情急。奔至縣堂。見官坐於公案。一一跪稟。江令立傳舖主夫婦。先問其妻。竟供爲其人圖賴。再三駁詰。不得實情。繼問其夫。供亦如是。江令平日訊案。不尙刑求。凝思半晌。命差役將其夫帶下。喚其妻起至案傍。命伸手提硃筆。畫一銀錠於掌。着差役押跪日中。諭曰。不可拭掌。如果其人之銀。非爾夫吞賴。則硃畫之銀。必不退去。若爲爾夫吞賴。則硃畫之銀。必退。仍還白掌也。遂又提其夫而問之。供仍如前。嚇之以刑。矢口不移。江令乃高聲問其妻曰。銀子在否。其妻應曰。銀子在我掌中。江令卽詰其夫曰。爾妻現供說

銀在爾尙敢狡賴乎。其夫聽得妻已供認。卽將真情吐出。於是追出存銀繳案。交其人領去。而重責舖主以示儆也。

審銅錢奇案

浙閩總督趙廷獻公之折獄也。摘發如神。時有瞽者與屠者比戶而居。時相過從。瞽者性情狡猾。一日入屠室。屠方在廚下宰猪。室中虛無一人。瞽者坐有頃。摸得筐中有錢五百文。因欲赴賭場博。亟懷之走。屠者覺而追於途。瞽者情極智生。卽撫膺歎曰。天乎。吾辛苦積得此錢。乃欺吾瞽而要刼乎。路人見之。皆代抱不平。有欲飽屠者以老拳。有欲扭屠者而鳴諸縣。衆情洵洵。屠者見勢不敵。惟有忍氣吞聲而已。瞽者聞衆人助己。竊喜其計之得售。乃又放聲大哭。欲求見青天而判斷之。適趙乘輿過其地。衆爲之攀輿。而令瞽者跪訴焉。趙聞瞽者訴畢。傳屠者。屠者亦泣陳顛末。趙笑命役吏取盆水置輿前。投錢其中。見浮脂熒熒也。乃斷歸屠者。

審布疋奇案

王公浙西人。宰閩縣時。有鄉民告邑紳某。硬匿布疋不還。公閱詞畢。隨研訊。供情據稱。家計貧苦。兒女無衣。在城購布二疋。邑紳某設肆通衢。索我所購之布疋去看。我乃以布授之。孰知彼竟悍然不還。是以哀求作主云。公察情詞未必無因。因傳某紳面質。各執一詞。公知某必倚勢陵人。但以細故。未便刑求。輾轉尋思。忽得一計。因假叱鄉人曰。些須布疋。能值幾何。某相公豈是賴汝布疋之人。況且事無確證。斷難憑汝一面之詞。鄉人不解是計。乃哀求追給。刺刺不已。公作色曰。予爲邑宰。豈僅管汝一人之事。此時無暇爲汝審理。俟再覆訊可也。但覆訊之時。設審出汝有虛誣。竹片加臀。不能恕之。鄉人唯唯。公令暫出。乃溫容滿面。與某閒話良久。適某胸前露出銀牙簽一束。公諦視之。極稱打造得宜。因語某曰。予久欲購置此物。恨無絕好式樣。願告借片刻。囑匠人照式製造。某解下授公。公令在外稍候。並命役人暗守。毋使歸。

家一面又喚二役入付以牙簽授以密計。二役如命潛至某紳家。謂其家人曰。適因鄉人蠢莽。汝家相公留布以捉弄之。今縣尊審出此情。已將鄉人重責。相公亦許將布擲還之矣。顧恐家人見疑。特解下銀牙簽爲信物。囑將所留之布帶去。家人審認確是某物。遂信不疑。於內取布兩疋。交明二役。役急賚回。呈於公前。公笑曰。予固疑之。今乃果然。因重復升堂。諭提此案覆訊。略加詰問。某紳仍執辯如前。公笑謂鄉人曰。布雖有兩疋在此。汝能認否。因命衙役取出兩疋令認。鄉人堅稱非是。公復命取原物擲觀。鄉人檢閱一過。連聲曰。此是小人之布。青天何處得來。蓋初取出之兩疋。公特命於布肆中取其相似者以試之耳。真情旣得。公乃呼某近前責之曰。貧苦鄉民。不知費幾許血汗。始得買此二疋布。汝竟欲據爲己有。良心何在。某惟俯首求免。公曰。徒作楚囚。丐我究有何益。國法具在。但問汝願受重責。抑甘受罰。某連稱願罰。公曰。旣如此。罰汝二十金。給與鄉人。助其資本。隨命役押某繳訖。喚鄉人

入。當堂將布及罰項。一並交給。鄉人叩謝。受領而下。約一飯時。命再傳鄉人入。及至。公怒罵之曰。予以汝爲誠實之人。故以金給汝。汝何爲賭博。盡喪其金耶。鄉人極辯無之。公令將適間所給之金出驗。鄉人聞命。逡巡。公又恐嚇之。始云所得之金。實爲衙役某某輩分去。小人委實未博也。公大笑曰。我固疑此。今又果然。因按名追責。倍罰給還鄉人。令其回家樂業云。

審血衣奇案

邑人賴尾者。素酗酒無賴。其兄某。携幼男。居邑北三十里許之蜘蛛巖。爲香火道士。深山僻境。四無居人。會尾因賭蕩無聊。詣兄處取資度歲。兄素惡其無行。且囊資有限。不理之。尾忿極罵曰。吾必有以報之。兄尙謂尾口頭語也。迨至除夕。尾乘夜執凶器。離家奔至兄所。兄已扃戶睡熟。尾叩門甚急。兄覺呼兒。兒方濃睡。遂自起開門。被尾以凶器擊中頂心。仆地。大呼求救。尾連擊乃斃。兒在床。聞堂中聲息。起視問誰。尾應曰。我也。兒曰。叔夜深何來。急覓火。

上燈見父屍橫地大哭曰何故殺吾父尾曰斬草必須除根豈特殺汝父也兒跪求曰父方忤叔姪則未有幸宥之尾不答將兒背起至半山極嶺處擲於巉巖之下俯聽之無啼哭聲諒姪已死復回兒所殺雞飽食將兒身上衣脫下盡捲所有而回時尾方喪妻有子甫六歲見父携多物遍身有血背後一人乃其伯也曰爹伯父亦同來尾叱曰病狂耶遂携兒睡元旦後適有樵者往尾兄處見其門戶大開聲息杳無急探身入內見屍橫於地駭甚先是尾之次兄某落髮於慈悲禪院爲僧樵者素識遂往告之某大驚躬往驗視果如所言大哭急抵城以語尾尾無哀容某逼之再四尾始具呈報縣適邑宰王公因公晉會垣該房以人命重大火急差票緝拿兇身一面移請鄰封詣驗時票役汪陳二人頗有機智奉票後多方偵緝終不能獲官方駭異間二人忽悟曰兄弟手足最動肝腸今賴尾毫無戚容反有喜色情實可疑乃以菓餅誘其子詳細詰問始知尾除夕夜回之故遂密稟內署將尾管押以

好酒食相待。佯與交好。逾數日。託言家中鎖匙忽失。向尾借所帶之匙。尾不覺其計。遂付之。汪陳二役。遂直到尾家。以匙開戶。於尾臥房中。搜出血衣。及尾兄名字茶酒等器。呈之於官。時王公已自省回。令尋尾之子到堂。吊尾鞠訊。初猶抵賴。公令以血衣及各器示之。曰。此物何來。尾子跪在尾後。忽見其伯遍身血污。因大驚曰。爹伯父復來。尾聞言。面如土色。不能遽答。公令用嚴刑。遂招服。更問其姪何往。尾曰。並斃之巖下矣。公大驚。罵曰。好很心賊。立掣簽重責四十。收禁獄中。親往巖下檢驗。見尾姪屍身腐變。不堪注目。公喟然曰。賴尾此賊。真與禽獸無異也。回署後。復加吊訊。其案遂定。申之上臺。屆秋勾決文下。遂將尾凌遲處死。觀者無不稱快。

審糧簿奇案

有幕友某。攬其居停。誤徵已免錢糧之印簿。控諸上司。以爲索詐計。狀已上達。簿未呈堂。其居停某求援於某憲司。憲司以此人鐵據在握。難以理斷。問

其所欲。索數千金。不得絲毫缺。或云卽如數予之。倘其人抱贓出首。將如之何。憲司窘於計。時有巧令在側。微笑之。問有何辦法。令曰。若交職三日。辦矣。憲司欣然委之。令携卷回。不動聲色。至第三日。上下皆云。限期已到。尙未僉票。得毋忘乎。令曰。予果忘之。乃出升公座。喚三班差役來前。問曰。有善鬪毆者否。衆莫敢應。一強項者出曰。役能之。令喜曰。汝能。必知我意。今某處有幕客某寓。汝往生事。激之使鬪。但許自傷。勿許傷人。受傷後。卽來鳴冤。汝知之乎。役曰。唯。匆匆赴客寓。向幕友大呼曰。汝從某處來。我載汝至此。今已逾月。所欠車價若干。速給我。不能再待矣。幕友大怒曰。我來時所雇僕夫。並無汝在其內。何處惡棍。敢來訛詐。役又大罵不已。幕友推之出。傷其首。卽回縣。令猶未退堂。呼冤入跪。正驗傷時。幕友亦衣冠至。以棍徒憑空訛詐。具稟呈控。役與爭辯。令曰。無譁。此易辨耳。旣載客來。客行李若干。汝必知之。令逐一報明。以便核對。役不能知。妄報數物。幕友大笑。稱令賢明。令問之。幕友云。所報

全非。自願書單呈驗。令卽飭書帶役數人。往客寓將行李檢來。當堂查驗。與所書之單無異。後於行篋中搜得印簿幾冊。令曰。此係官文。何得私自携取。本應治罪。念汝尙屬斯文。姑全顏面。命取火焚之。幕友爭曰。案已上控。簿不可焚。時人多手快。一刹那間。已成灰燼。令大笑曰。汝欲詐人。無怪人來詐汝。天道好還。汝知之乎。第我治下。不容有奸險之徒。卽備文遞回原籍。幕友知證據已燬。無能爲矣。隱忍吞聲而去。令卽繳卷銷案。憲司優獎之。

審紙契奇案

松江吳墨謙。通曉律例。人情其作呈牘。必先叩實情。若理曲。卽爲和解之。若理直。雖上官不能抑也。有富室某。欲吞未賣絕之活產。而業重價輕。未及三十年。無可解說。乃覓一故紙。仿正找兩券。僞作一絕據。筆墨濃淡。均極相符。更倩人摹舊契圖印之。臨審呈驗。失業者無以辯也。吳從掌案處索觀。反覆良久。密告曰。僞也。卽爲申訴。謂民家契券。旣不可懸之於壁。又不可鋪之於

几則藏之篋中。復慮其汚且損也。則夾之書內。故蠹侵焉。然蠹痕必重疊。斷無能東西穿穴之理。今此契折紋與蛀穴參差。殊不可解。祈明府吊取藏券之器以對之。則情僞畢現矣。富室無可呈。乃放贖。

審歧指奇案

林寶光。山右安邑巨室。年五旬餘。始得一子。名繼業。至六旬外。家計益富饒。而精神衰頹。不勝持籌握算之勞。延中表之子張歧指者。總理家政。其人少年佻達。而有心計。因左手有贅指。故名某歲。繼業年十五。寶光爲之聘同邑富室楊氏女。完姻有日。張戲爲繼業曰。弟年未弱冠。焉知房中事。盍倩我代勞。勿貽新娘笑也。繼業怒之以目。晉俗嫁女者。親串與役人。隨送三日而回。迎娶之日。而姻家之戚友。畢集於一處。上下溷雜。往往不能辨認。及繼業親迎。回。闕從者數百人。有小竊程三兒者。右手亦有歧指。溷入廝役隊內。奔走出入。意欲乘間肆竊。是晚。內外讌客畢。客中之年少者。羣擁新郎入密室。縱

酒行令。必欲新郎醉而後已。時張亦在座。至二鼓時。忽患腹痛。告繼業而回。時三兒已潛入客舍。穿戴客之衣冠。居然上賓。欣欣得計。闖入新娘房中。僕婦使女。因已夜深。皆倦臥外室。三兒不知首飾所在。舉燭照之。見新娘美而艷。忽然心動。急閉戶解衣。推新娘臥。新娘誤爲其夫。難與抗拒。聽其所爲。惟解衣寬帶時。覺有歧指相觸。狂蕩甫畢。急起着衣而遁。新娘安睡未幾。諸客皆醉。繼業歸房。解衣上床。新娘見非前人。急起詰曰。汝是何人。擅敢至此。繼業笑曰。予爾夫也。新娘愕然曰。何以爲信。繼業曰。何爲不信。新娘曰。果爾。汝與我以手驗之。繼業出兩手以觀。新娘大哭曰。有歧指者。已冒作新郎。去猶未久也。繼業頓觸張歧指之謔語。大怒。急披衣。拔劍而去。張父聞叩門聲甚厲。急起拔關。繼業突入。怒曰。惡奴張歧指何在。索與俱死。張父方駭愕間。家人皆聞聲出勸。甫奪其劍。張亦捧腹而出。覩繼業面色兇暴。問何怒爲。繼業見張。突前結其胸襟曰。鳴冤去。衆皆問故。則愧忿難言。張父知不可解。羣擁

至縣署。官乃燕人方尹。喚兩造入問。繼業訴其謔語與冒姦事。張始覺。極口呼冤。曰：小人腹痛歸家。今猶未愈。安有是事。繼業曰：爾之腹痛。既爲脫身詐冒計。況新娘稱歧指冒新郎。非爾而誰。方尹正思喚新娘質對。忽聞喧嘩聲。二者者相扭。至一老曰：予爲楊某。以女與林寶光之子爲婦。縊死房中。究因何故。一老曰：新婦因何縊死。而子亦不知何往。求爲伸雪。方尹指繼業曰：是非爾子耶。寶光大駭曰：汝何以先至官也。始問悉其故。方尹命二老各書親朋僕役姓名。咸按驗之。無歧指者。問失物否。客之失物者。懼爲訟累。亦諱曰：無之。方尹訪悉張歧指。素好桑間濮上之游。始誤信冒姦之情。確嚴刑鞫問。張不勝痛楚。竟自誣服。律擬大辟。已決訖矣。方尹以丁憂去官。未幾。鄰縣獲盜。卽程三兒也。略一研訊。遽將冒姦事自認不諱。且指所竊之衣冠爲證。鄰縣以贓物移知安邑。繼任者。悉召林寶光之客。始有出認被竊之物者。且訴當時不言之故。乃誅三兒。而擬方尹以革職。嗚呼。聽訟者可不慎哉。

審墨痣奇案

同州有兄弟孿生者。年各二十。貌皆姣好。聲音笑貌。雖家人亦不能辨別。惟於衣履上作記號。以爲分別而已。少孤。同從其季父讀。並知名於鄉里。然性皆多疑。既授室。各防閑其妻甚嚴。伯得子。視之訝曰。何酷似其叔也。並謂其妻曰。得毋汝已作陳平嫂耶。妻大恚。嗤曰。汝與叔有何分別。何怪懷抱中物。面目之酷肖其叔耶。伯終不釋於心。因故疏其防。留意偵察。仲妻爲郡中巨族女。容色與嫂相髣髴。而針黹過之。尤工繪事。一日。仲囑曰。汝旣善畫。盍爲爾我二人寫一小照。妻問作何衣裝。布何景物。仲曰。俗式須避之。當作梧下花間。消夏形狀。汝衣短衫。支頤倚湖山。我方浴罷。着單裙。不衫不履。把卷欄前。妻曰。如此似太鄙。媠將何以舉示人。仲固強之。數日寫成。神情逼肖。且集古句以題之曰。但傳消息不傳情。一半梨花一半鶯。珍重從今常倚壁。卿須憐我我憐卿。仲把玩不忍釋手。旣而諦視之。忽大疑曰。汝爲誰寫照乎。妻不

解其由。還應曰。我亦弗知爲誰寫。照仲曰。囑汝寫爾我二人之照。幾曾著汝寫爾與兄之照。妻聞之。兩頰暈生。強笑曰。汝與伯之面貌。原無稍異。但我第知寫汝。不知寫伯。仲見其面頰變色。曰。不與汝證據。汝肯甘心招認耶。兄左腋下有一黑痣。惟我知之。汝未見其裸體。何能寫此。妻無以對。取圖視之。始莞爾曰。幾爲汝所窘。此乃蠅矢所污。非筆點者。汝自目力不濟耳。於我何尤。仲不顧。摔髮痛毆。欲出其妻。妻之父母聞而大怒。具牒鳴於太守。太守驗伯腋下果有黑痣。獄不能決。會邑宰入白事。守告之。宰曰。職初任沔縣時。亦有孿生姐妹。爲夫家所出者。母家來訴。訊之。蓋其妹夫佻。恒給其姊夫曰。素與大姨交好。苟不信。大姨乳間有朱癍。可證也。其姊夫歸驗其妻。乳間果有赤癍。大如錢。遂信而出之。職詰其姊夫。供稱實出戲言。緣已妻乳間有癍。故聊以爲戲。初不料大姨亦然也。復驗其妹。果不妄。訟始息。今之兄弟。毋乃亦若是乎。守因裸仲觀之。左腋下亦有黑痣。與伯無異。仲始服罪。守乃判而釋。

之。其判詞曰。審得某氏子。雙生並育。一乳同胞。合浦明珠。剖胎得二。崑山白玉。琢璧成雙。既各締其絲緝。恆不調其琴瑟。姒防夫弟。記生兒敢羨參軍。娣避夫兄。經寫照逢嗔太尉。反夫妻之目。生疑在兩鬢紅潮。乖伉儷之情。聚訟爲彈丸黑子。誼關手足。看來俱沾微瑕。痛切肌膚。歸去仍完太璞。從此縱窺青帳。嫂不妨爲阿叔解圍。時或出易新裝。嬌豈至將伯兄錯喚。無更尋癡索綻。還須篤愛敦倫。

審腦骨奇案

朱垣。以進士歷官濟陽長清縣令。長於斷獄。時鄰縣有役。以事逮民。民死。歸卽斂訖。已而訟役殺之。拖延三十年不決。上官檄朱。會所在地之縣官。同往檢骨。骨在淺土。敗柳棺中。作人曰。年已久。不可檢也。朱令坎地架木。昇棺其上。弛棺之前。和及四牆。徐徐撥土。正首足嚮。竊以席燎坎注醯。須臾。骨如蒸狀。作人卽檢訖。告曰。屍之腦骨。紫血傷見。方寸許。衆喜謂得情。朱熟視之曰。

未也。此傷處可滌去。衆笑曰：傷三十年，已入骨，豈可滌乎？朱呼用水刷之，骨白無疵。訟遂息。或曰：洗冤錄無此法。公何以辨之？朱曰：傷者紫色，中重而外輕，若暈漸減，然今則反是，是腐血污耳。衆乃歎服。

審啞子奇案

常州有生而不能言者，蔡姓，逸其名。世居郡北青山莊，家貧行乞，人皆呼爲蔡啞子。啞子無他技，諸乞兒無與之善者。獨有許道士待之厚，久之，許道士死於朱家村，屍有重傷。許氏鳴朱某於官，煨煉成獄，擬大辟。或曰：朱某實斃之，罪誠當。或曰：朱某非能斃人者，恐有冤。衆論紛紛，莫衷一是。一日，蔡啞子至朱家村，村人曰：啞子來與爾食。蔡啞子忽張目大言曰：我爲朱氏雪冤而來，弗暇食也。村中老幼莫不驚駭。時朱氏以許道士一案，家產蕩然，朱無所出。謂啞子曰：事關人命，汝毋戲言。啞子曰：到官我自能白之。於是朱氏族衆及鄰保等人共拉啞子入城，進見太守。太守李公適坐堂皇，詰問啞子。啞子

曰。殺人者許雨公也。與朱某何與。歷言情事。鑿鑿可據。因卽簽拘許雨公。雨公方與朋輩避暑瓜棚下。賭錢爲戲。拘至郡署。一訊而服。立出朱某於獄。初雨公與朱某爭執一事。因力不敵。故設計拉許道士於僻處。毆斃以圖害之。輿尸其門。事甚秘。然獨不避蔡啞子者。以其生而不能言也。朱某感其再生之德。往乞隊中尋之。諸乞兒曰。蔡啞子已死矣。蓋卽朱某出獄之日也。

審假鬼奇案

保定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命小婢出視。噉然而仆。公自啟簾。則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讐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親自提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悉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以殺人之罪。問官申辨百端。終以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某幕友疑有他故。叩公何所見而坐。某公始具言始末。幕友又詢曰。鬼從何來。曰。自至階下。鬼從

何去曰歛然越牆而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牆。今所見越牆者，詐也。因往越牆處察視，雖屋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跡，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賄捷盜所爲，而欲嫁禍於某也。公沉思良久，恍然大悟，仍從原讞定獄。

審假屍奇案

某甲久客於外，十年無耗。婦及幼子貧窶實甚，乃招乙於家。乙故業成衣者，携貨就婦居，新其屋宇，門設縫肆，居然有妻有子，非鰥獨之人矣。又半載，甲歸，見門庭改易，不敢遽入，訪知其故，鳴於官。官傳乙對簿，彼此爭欲得婦，官不能決，密令隸臥婦於門板上，覆以蘆蓆，詭言婦因羞忿自盡，昇至堂上，諭曰：婦今已死，孰願領屍棺殮？乙云：我已參養半年，所費不少，現今本夫已歸，不能再埋婦屍。甲云：久客無耗，其曲在我，婦之改適，非得已也。今雖死，自願棺殮。官命啟蘆蓆，婦故無恙，乃斷令仍歸甲。乙則懊喪不止云。

審閹人奇案

江左施公梅亭。宰湘陰。政聲卓著。常好微行。查訪民情利弊。一日於街頭見數人閒評。內一人曰。邑尊聲名甚著。汝儕從公評論。果清廉否。衆曰。不特清廉。更兼明察。自此公到任後。利興害除。賊匪遠避。地棍潛逃。地方另是一番氣象。可見治無成法。政在人爲也。衆語未畢。忽有一人高聲語曰。汝等皆云官清似水。我視邑尊。似亦尋常。但年來貪鄙者多。故較前卽覺其好耳。然官呼民爲赤子。如我高某。單傳四世。安分爲人。而飢寒貧困。勞碌半世。至今年已四十。猶未授室。邑尊果能體諒。豈可使其良善赤子。終身鰥獨耶。衆方笑其妄。而公已聞之。歸署後。卽遣二役拘高某。比至。卽拍案大罵曰。汝自不能成家授室。何竟妄談予短。是真謬人。不可輕宥。高亟分辯。公置不理。命擊之。隨取粉牌一面。硃筆書云。高某市井狂徒。於街頭妄議官長。已屬非是。而以無妻生謗。更屬荒唐。茲定於明日午堂。不用刀鋸等物。另用奇方。閹其人道。

以示懲儆。其各凜遵。書畢。卽命懸諸頭門。見者駭極。未及幾時。城內外皆知矣。次日辰後。公命差役嚴守頭門。授大竹籬二。諭云。如有欲觀鬧人者。須投三錢於籬內。否則逐出。是時。衆聞鬧人奇事。且又不用刀具。無不爭先恐後。入門求觀。俄而兩籬積錢皆滿。而衙署中擁塞無隙地矣。公隨升堂。提高審問曰。汝尙敢妄言生事否。高連聲知悔。并求免鬧。公大笑曰。此迫於威。非真悔也。顧免鬧不難。但亦尙思娶妻否。高連稱不敢。公笑向衆曰。高某雖屬狂妄。然爲貧所使。情亦可憫。吾宦況清苦。無能爲力。因思衆擎易舉。集腋成裘。故作此一番戲謔。取擾爾等。幸而已敷娶妻之費。乃命以兩籬所積之錢。悉以給高。衆皆贊歎不止。

審吹女奇案

袁公子才。歷任溧水。沭陽。江甯。知縣。有折獄才。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時判斷。無稽留者。某年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有如黑夜。江

甯有韓氏女。被風吹至銅井村。村距城九十里。明日。村人送之歸。女已字李秀才子。李疑風不能吹人遠去。其中必有姦情。乘此大風之時。而爲此曖昧之事。因控之縣。袁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十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袁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名臣。甯作誑人之語。第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汝子無福耳。秀才讀詩大喜。遂與韓氏姻好如故。

審奪妻奇案

儀徵卞仲純制軍。嘗爲大理寺少卿。以風節聞。時肅順有御者之戚某。謀奪人妻。誘之而逃。事覺被執。人訟之於大理寺。某恃其戚。藐視卞。卞不與較。判而繫諸獄。御者爲訴之肅。肅曰。此何足爲。天子且奈我何。令釋之可也。明日將判決矣。御者持肅名刺至。投之卞前。卞笑曰。此處何用肅王。雖然。亦不得不徇其請。乃使御者姑俟之。御者欣然。以爲卞果畏肅矣。卞判他事。竟顧謂左右曰。速提大面子。犯人某來。某至案前。乃語之曰。既有肅王爲汝關白。直

言無妨。於是某言之甚悉。吏人錄其詞爲供狀。卽令畫押。卞曰。此乃天子法堂。吾受天子命。不知有肅王也。遂令左右杖之。杖三百而見血。令止杖。笑謂之曰。幸汝識肅王。否則今日當死於杖下矣。

審積錢奇案

永新民某。居廢廟中。年已七旬。不能任負戴。其子傭爲木作。居村肆。三數日一返。致菽水焉。廟在深山中。四無鄰舍。一夕。門未啓而某被殺。頭顱有鐵器痕傷。不甚重。偏體煙薰焦爛。地上置殘香一束。燼其半。破被一捲。棄墻陰。他物一無所失。次晨。適子歸省。大呼不應。排闥入。見父狀。鳴官詣驗。察其情。不類盜。姑命掩尸。而囑附近紳耆代訪踪跡。月餘。不得音耗。邑舉人李英。忽投牒言。子自弑。父詰以何由。知則曰。近村傳說其父有積錢十數緡。存富家。子欲取回作娶婦資。父不允而爭論。曾有人見之者。訊子果有是事。否則曰。爭論則無之。但父殺第三日。已將錢收回矣。益信李言不謬。窮治之。九死一生。

勢將誣服。一日正鞠訊間。隸獲他案賊至。官訊畢。命付獄。賊回首見某子。詫曰。爾在是乎。爾父積錢不散。致被殺。爾又將枉死矣。官奇其言。詢之。賊乃吐實云。聞某有積錢。獨宿古廟。約二三同伴踰垣入。冥搜未得。竊其被而出。某適醒。素與我稔熟。見之。卒然曰。是爾耶。我懼其洩。呼伴回。伴卽棄被返。我以鑿擊其首。伴以香火燒之。火毒攻心而死。我遂越垣而遁。不意復累及其子也。乃釋某子而置賊於法。

審吐物奇案

烏程徐次舟觀察。爲粵東陸豐縣。以折獄稱。有嫗來告其子媳忤逆者。訊之。嫗備言媳之不孝。今值我生日。故以惡草具進。而自於房中噉酒肉。我不能復忍矣。訊媳。則涕泣不作一語。徐疑之。語嫗曰。媳不孝可惡。本縣爲民父母。而不能教之。殊自愧。今爲汝上壽。使爾姑媳和好何如。嫗叩謝。徐乃令人設長案於堂。使姑媳二人就坐。各予麵一碗。麵中潛置嘔吐之劑。食畢。徐故問

他案不卽發落俄而姑媳皆大吐衆視之則嫗所吐者皆魚肉媳所吐者爲青菜也徐乃責嫗曰今何如汝敢於公庭上欺媳則平日之虐媳可知姑念今爲汝生日且控媳無反坐理姑釋汝去幸勿謂本官易欺也嫗大慚而退。

審磕頭奇案

華亭知縣許公治獄以廉明稱民無謗讟有某武生扭鄉人來稟許悉某非善類因詢何事某云我行街上伊擔糞污我衣許拍案曰爾係鄉民安得漫不經心致污相公衣應重責不貸鄉人哀求再四許曰然則願罰乎可向相公叩首一百下鄉人曰願之卽令某南向坐鄉人叩首於下俾役從頭至尾計算清楚數至七十餘忽曰止我亦忽略猶未問爾是文生耶抑武生耶某對以武曰誤矣文生值叩一百若武生祇須五十耳當還叩鄉人二十又令鄉人南向坐某叩首於下某不肯兩役交捺之叩畢憤憤而出。

審演戲奇案

明奸黨趙文華。慈谿人。其後嗣頗興盛。且有列名仕版者。甲其一也。甲本市僧。納資得同知職銜。出入縣署。頗以縉紳自居。一日。其鄰村演劇。甲往觀之。適演鳴鳳記。至文華拜嚴嵩爲義父時。描摹齷齪形狀。淋漓盡致。甲大怒。謂某伶辱及先人。不可不報。次日。執某伶送縣請究。縣令何晴巖。汴之名進士也。笑謂甲曰。伶人大膽。敢辱君家先人。宜加責罰。方足蔽辜。甲拜謝。何乃升堂。提某伶至。命仍服文華時之服。紗帽紅袍。荷以巨枷。枷上大書明朝誤國奸臣趙文華一名。枷號示衆。且命押赴趙氏宗祠前。荷枷三月。甲大窘。挽人懇求。乃罰令出瓦三萬片。修文廟。始將某伶釋放。

審風水奇案

七滙村王豫川。習撥沙技。己巳冬。小西門洋涇盧姓。邀其擇地葬親。有附近蔡大者。喪妣。招他地師相之。云盧姓葬三煞上。恐有大禍。適鄰人楊某。見事風生。欲覘蚌鷓之勢。唆蔡讎王。蔡果誘王來。網縛之。將加摧辱。王挽交好啗

楊多金。親寫錢票手授之。始得脫歸。赴縣訴冤。縣公杜昭曰。汝妄談禍福。藉騙錢以自肥。不知凡幾。合受小小報應。又喚他地師。問三煞之名。更與講宗師心法。皆不能對。杜曰。汝寧識青鳥術。不過王某奪汝生理。故爾捏造黑白。爲中傷計耳。生死大數。豈汝輩所能致耶。此番訟端。皆緣汝起。因責二十。擄去錢票。

審土地奇案

江恂。儀徵人。徽州郡司馬。兼攝旌德縣事。日坐大堂。民有面訴其冤者。卽錄其供而理之。能於捕風捉影之間。而得水落石出之情。有某甲家素貧。作客於外。經年方歸。積得數百金。將至家時。已黃昏。思妻頗有姿色。且有能名。吾裝虧本回家。以試之。看其能不能也。思想已定。乃將銀埋於土地祠後桐樹下。肩挑行李。徒步而回。其妻問曰。此行得失若何。答曰。非惟無得。而且多失。奈何。妻曰。命也不妨。俟之他日。再作計較。然作客已久。今日始回。可無一酌。

以洗塵乎。於是燃燈提壺出街。敲肆門沽酒。肆中小夥。乃與婦同宅。分東西而居者。問曰。夜已深。猶沽酒飲誰乎。女曰。吾夫已回矣。小夥暗忖。若果夫回。何以夫不自沽。而令青年婦女夤夜沽酒。於理不當。言未必真。吾將往瞰之。小夥卽歸家。潛至門外。附耳竊聽。妻曰。吾日祝夫之得利而歸。希冀稍安。且夕。何命之不良若是也。言畢。淚如雨下。夫曰。子不必悲。吾乃假裝虧本。以試汝也。歸時。携有數百金。埋於土地祠後桐樹下。吾今往取之。小夥聞言。先往是處。掘取埋銀而歸。妻促夫立飲三杯。然後往取。見樹下成一空壙。大驚失色。歸告妻曰。銀爲他人掘去矣。甲妻疑夫本無銀。飾言有銀。不然。胡爲乎埋哉。甲疑妻有姦情。故不以虧本爲意。而自往沽酒。此非飲我也。欲告我歸而使奸夫斂跡耳。妻歸。奸夫竊隨其後。聞我與妻言。而潛聽之。得悉埋銀之處。彼因往掘而取之也。夫妻二人。兩相反目。而控之於官。江公細問其情。知此銀必爲小夥所掘。乃故作不解狀。曰。此乃疑案也。應拘土地問之。卽命差役

扛土地到堂。置之於旁。次早。簽拿小夥到案。曰。昨夜夢土地指示埋銀。乃爾竊聽其夫妻私言。潛往掘取也。小夥以所問之言。與情相合。不敢狡辯。遂供吐實情。江命差押小夥。起贓給領。併枷責完案。

審田畝奇案

福建莆田王監生。素豪橫。見鄰人張嫗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僞契。賄縣令某。斷爲己有。張嫗力不能敵。無如之何。然中心忿忿。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囑鄰人毆殺嫗。而召其子視之。子至。卽縛之。誣爲子弑其母。擒而鳴諸官。衆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將請王命。凌遲處死矣。總督蘇昌聞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田野間。衆人屬目之地。且遍體鱗傷。以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泉二知府會鞫於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執己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乎。語畢。廟之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爲廟

柱素朽。不甚介意。及將其子牽出廟。則兩泥皂隸忽移而前。以兩槌夾叉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噪。兩府亦悚然稱異。重鞫之。始白其子之寃。而置王監生於法。從此城隍廟之香火亦日盛焉。

審園亭奇案

聽訟之法。最貴細心。胡竹溪言。其祖守穎時。亳州民婦自縊。其夫控貨郎某。過門突入。強姦未遂。羞忿所致。拘某審訊。供認姦好已久。其夫因妻縊死。索殮埋之費。未盈其壑。乃架詞誣控耳。各執一詞。年餘未結。然以罪關生死。未便輕結。一日。花園靜坐。飭傳其夫到來。訪亳州園亭之勝。其夫略舉一二。又詢本園位置如何。其夫稱獎不置。因謂聽爾所言。大有邱壑。爾所住房舍幾間。作何營構。其夫縷晰言之。乃命自繪圖樣畢。飭帶某到案。詰以民婦之夫。供與爾素未相知。何得擅入其室。某供其夫所居之房屋。係身力造。何云素未相知。詰以爾爲造房之人。知式樣否。某乞筆立繪呈核。與其夫所繪者。毫

髮不爽。始知某與民婦。果有姦情在前。乃治其夫以誣控之罪。噫。今之爲官者。潛心師之。大有裨益矣。

審路石奇案

徐次舟移南海時。有店夥某。往某處索欠。得銀幣二百圓。歸途大風雨。天又昏黑。倉皇間。觸石而踣。昏不知人。醒則失銀所在。急訴縣。徐以其無證人。且無刮者之姓名。斥不理。某涕泣以求。徐乃詢其石之所在。令明日往聽審。及明日。某赴署時。中途已聞人言將審石。於是觀審者甚多。少頃。徐出坐堂皇。指石而責之曰。汝橫臥於通衢大道。有礙行人。罪一。風雨昏黑。行人易失足。而不知避讓。罪二。人既傾跌。爾又不知照顧。致令所持之銀。爲人所竊。罪三。責畢。卽喝杖八十。觀者大笑。聲震堂宇。徐忽拍案呵斥曰。汝輩喧笑於法堂。於律爲有罪。今願受責乎。受罰乎。衆曰。願罰。徐乃殊書人罰銀一元。其現有者當時繳訖。未有者記其姓名居址。限卽日交到。計所得銀幣。乃適如某店

夥所失之數。遂以畀之。

審廁石奇案

長洲邑宰葛建楚。山東濮州孝廉也。鞫案出奇。辦事如神。一日。有老婦紡織自給。筐中盛錢一千二百文。進城購棉。行至半途。如廁遺溺。將筐置於廁門之側。適有強人過。攫之而去。老婦急追不及。大哭曰。吾家之所仰賴者。惟此區區之數。今爲攫去。是絕我命也。乃奔至縣中擊鼓。葛公問悉其情。曰。不必飭捕。可於廁中石條上。訊得其情也。卽命差役帶婦去。領指置錢之廁石。扛至署中。一堂闐然大笑。惟差以官命。不得不扛石而歸。稟之於官。懸牌示審。牌上大書某日審某廁石條。以致闔郡喧傳爲異。屆期。民之來觀者。自頭門以至大堂。擁擠無隙地。葛公乃坐大堂。命差緊閉大門。諭衆民曰。此間非游牧之區。爾等應安居樂業。安可無故進衙。本欲朴作教刑。姑念爾等無知愚民。各罰錢一文以放之。民以所罰甚微。無不樂從其罰。各投一錢而去。總計

之。竟有七八千文之多。賞與老婦。以完此案。且謂衆民曰。爾等笑吾審石之癡。不見此婦乃貧老之婦也。若俟緝獲竊錢之賊而追還之。則此婦已等於涸轍之魚矣。今於稠人之中。取茲蠅利。以助老婦。所謂衆擎易舉。然得其錢者不追。則強橫之風益熾。當另飭差役。認真緝弋。獲追究可也。

審湯糲奇案

歸安令鄭裕國。人稱之爲鄭青天。一日。鄉人某。以女將遣嫁。入城購奩物。過一點心店。食湯糲畢。而橐無零錢。謂店主曰。我因事入城。僅有整銀。爾且記賬。稍緩卽來歸償。店主曰。我店資本甚小。且素不識爾。乃圖舖啜耶。鄉人不得已。以銀幣一圓爲質而去。事旣竣。則持銅錢而往贖銀幣。店主不認曰。湯糲值數十文耳。焉用銀。鄉人忿甚。商於訟師趙某。趙曰。此地爲烏程所轄。訟必屈。若逢鄭青天。事乃濟。鄉人哀求不已。趙曰。爾願受笞數十乎。鄉人曰。願之。乃語其故。鄉人大喜。靜俟於歸安署前。將伺鄭出而控之。俄而鄭自府署。

歸鄉人直衝其儀衛。鄭喝問。鄉人大呼曰。小人籍烏程。官爲歸安令也。當送烏程。不當責我。鄭曰。天下官管天下百姓。事犯在我。不能免杖。畢。鄉人乃以牘進。鄭曰。此爲烏程界。汝應往該管衙門呈控。不得歧瀆。鄉人曰。天下官管天下百姓。官之言也。鄭笑曰。姑爲爾訊之。卽簽傳店主。店主堅不承。乃潛使差役向店主婦取贓。給之曰。爾夫已供認矣。速繳可免責。婦曰。我原勸其不可昧良。今何如。遂以原銀幣給役持歸。鄭獲贓。謂鄉人曰。汝銀當於他處遺失。彼不承認。我不能濫刑徇私。不如我償汝。免枉屈良民。鄉人不受。鄭佯怒曰。償汝不領。欲何爲耶。擲銀幣二。中雜以原物。聽其自擇。鄉人見而訝之。指其一曰。此爲小人原物。何得在此。鄭問何所記。曰。此銀乃小女聘金。上有雙喜硃字。故知爲原物也。以示店主。店主不語。俯首伏罪。鄭薄責而釋之。鄉人乃頓首致謝而去。

濟陽少婦周氏。嫁夫王巧。甫一月。歸寧母家。歸寧之明日。巧死。翁媪及鄰人以巧之死。因食婦所煮之糖粥。遽患腹痛嘔泄故也。遂謂婦毒夫死。訟於長清縣。縣令朱垣。命以粥及所嘔者飼狗。狗不死。又召吏審驗巧之死無毒狀。獨齒噤堅不可啟。視其私。則入腹中。乃趣召婦曰。死者口不啟。汝冤不能明也。汝能啟其口。當爲汝辨之。婦泣而前。跪啟焉。觀者皆駭。吏持銀七。入死者喉。驗毒。出以示衆。皆曰。中毒非是。朱固問婦以巧死前狀。始知其一夕三御。早起。卽飲冷水三盃。已而食粥。遂死。朱太息久之。謂翁媪及鄰衆曰。是乃死於陰淫寒疾也。願欲坐婦毒死夫乎。皆再拜謝。扶婦去。後婦竟爲巧守節以終。

審饜饜奇案

鄧懈筠制軍廷楨。嘗守西安。有漢中營卒鄭魁。坐置砒饜饜中殺人。罪論死。賣砒者。賣饜饜者。及鄰婦之爲左證者。皆具獄。成鄧疑之。密呼賣饜饜者前。

曰。汝賣饜饜。日幾何枚。曰。數百枚。一人約買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矣。曰。然。百餘人之形狀名姓。及買汝饜饜之日月。皆識之耶。曰。不能。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饜饜耶。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此。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饜饜者。爾盍爲之證。訊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眞。蓋死者嘗與鄭有違言。死者之家人欲爲死者洩忿。見鄭適於是日買砒以婦。乃賄賣砒者及縣役而控之。官而不知死者爲揆犬嚙死。其唇色青。鄧所以見而疑之。至鄭之買砒。蓋爲毒鼠故也。

審猛虎奇案

會稽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尖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苔蘚剝落。爲虎之行徑。樵躍而蹶者數。徬徨繞壁。泣以待死。及日落。風生虎嘯。踰壁而入口。銜生麋。分飼小虎。見樵蹲伏於地。張爪奮搏。俄而審視若有所思。又以殘肉食樵。

人抱小虎臥。樵私度終難逃虎口。朝必及己。天明虎躍而出。及午復銜一麋來飼其子。仍投殘餘與樵。樵餒甚。取而啖之。渴則自飲其漉。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乃仰天大號曰。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俯首就樵。樵騎虎背。騰壁而上。虎置樵。携子行。徧地荆棘。禽鳥聲絕。風鳴鳴從黑林出。樵益急。呼大王。虎回顧。樵踣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通衢。雖死不忘報也。虎頷之。遂負至通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於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某時幸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樵歸家。家人驚訊。樵語故。皆大喜。及期。具一豚。方事宰割。虎已先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長挺銳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急奔告衆曰。虎於我有大恩。願公等無傷衆。不願竟擒而送諸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何事。樵具以告。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謊言。願受笞責。官乃隨樵至虎所。

見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又曰。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曰。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亟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人名其亭曰義虎亭。

審良馬奇案

京師有武某者。以一車一馬。挾貲販米南花園。投宿董之貴家。董利其財。殺之夜。卽載其尸於車。鞭馬投他處。及中途。馬逸。遺武尸於道旁。旋爲武父所得。更得馬於劉姓者之門。遂執劉面官。請求雪冤。時勘案者爲刑部汪蛟門主政。乃曰。殺人而縱馬門前。非理也。乃扮作商賈狀。潛行至南門外。親訪殺武之真兇。終不得。回署後。覆勘是案之訴狀。忽沉沉睡去。夢見武某所象之馬。躍入人家。銜一人之衣。跪於己前。醒而異之。明日騎馬至南門外。乃下馬。縱之行。已隨其後。馬至董家。昂首長嘶。一躍而入。汪亦入。見馬以頭觸一人。

其人與夢中所見者絕相似。收鞫之。具吐前情。因定讞。都人爲作馬訟圖。

審犢特奇案

王恭不知何許人。犯罪戍邊。留犢牛六頭於舅李璉家。養五年。產犢特三十頭。恭回牽牛。舅曰。犢牛已死二頭。今當還四頭。餘非汝牛所生。恭訴於縣。縣令裴子雲察得其實。以恭付獄。一面令役出緝盜牛賊李璉。璉恐怖異常。進跪案前。自訴並未盜牛。裴叱責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何得抵賴。璉不服。喚賊對質。裴乃令以布衫蒙賊頭。立南墻下。璉見賊。急辯云。予之三十頭牛。是外甥特牛所生。非盜得也。裴聞璉吐出實情。令役除去恭頭之布衫。璉見是恭。驚曰。此是外甥。烏得云賊。裴曰。汝言三十頭牛。是外甥特牛所生。今當還之。不必問賊與不賊也。且謂璉曰。汝有五年養牛之辛苦。今特與汝五頭。以償汝勞。餘者還汝外甥。更有何語耶。璉乃叩首服罪而去。

審白犬奇案

徽商汪者。一日赴友宴。及晚歸。見道傍一犬。仰臥草中。奄奄垂斃。見汪至。悲吠不已。如乞援救者。汪憫之。携犬歸。日必飼以肉。數月。犬已愈。毛白如雪。汪甚愛之。自是汪每晚歸。犬必搖尾相迎。一日。汪挾重金。至滬營業。甫出門。犬忽奔來。啣其衣。狂吠不止。如欲言而不能出口狀。汪莫知其意。仍前行。犬依。依不捨。尾其後。未數日。汪竟爲盜所殺。棄尸叢草中。刦財欲遁。犬猛噬其足。盜負痛。棄履而去。犬乃啣履至縣中。跳躍狂吠。縣吏固好事者。謂犬曰。汝有冤乎。犬點首。如悉人意。吏乃使人從犬行。須臾。至汪死處。入叢草中。啣汪屍。出報之於吏。至是吏方悟犬頃所啣之履。必爲盜物無疑。命役緝盜。役至某茶肆中。故置履於桌上。忽一少年至。謂役曰。此履乃我之物也。爾於何處得之。役方欲發言。犬忽拽少年之衣。役乃執縛之。解案嚴訊。果爲斃汪之盜。汪冤既白。犬亦不知所往。

審黃狗奇案

太原客某。自南方服賈還。策一驢。橐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憩息道左。忽有少年人。以挺荷一黃狗至。亦憩息其地。狗向客呶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挺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覆以沙葦。負橐而去。狗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再詣縣中。適縣令升座堂。皇狗直前據地呼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有何冤。吾遣隸隨爾。狗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回報縣令。願無從得賊。狗忽復至。呼號如前。令曰。爾能知賊乎。我再遣隸隨爾。狗又出。令又遣數隸尾之。行二十餘里。至僻村。入一人家。見一少年。狗竟跳而嚙其背。衣碎血濡。隸因緹之至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尙在。就家取之。因於橐中得小籍。知客邑里姓字。令乃置少年於法。而籍其橐歸庫。狗復至令前。狂吠不已。今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屬。狗吠得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狗亦隨去。既至其家。隸乃告以客死狀。其家人既知客死。又知橐金無恙。咸大感動。客有子。束裝偕隸至。

令乃取橐驗而付之。狗又尾其子至。扶櫬偕返。往還數千里。旅食投宿。與人無異焉。

審妖狐奇案

漢陽令劉某。性鯁直。治視由科。邪教過嚴。有奸民上控撫軍。撫軍戒飭之。劉抗言抵觸。撫軍怒曰。若果才能。有沔陽州某案能審辦乎。劉唯唯。蓋沔陽有金桂姐。受黃氏聘。及婚期。綵輿迎至。則兩新婦齊出。簪珥服飾。聲音體態。無不相肖。因之未敢成禮。仍以兩女歸金。金父母無從分別。於是兩姓均以人妖莫辯。訴官。由州至撫。案懸半載。俱不能決。故撫軍以之難劉。劉稟請提案。至撫軍公署候審。並請臨審時。借用撫軍寶印。撫軍許之。臨期。劉喚兩女。先後細鞫。並其父母庚甲產業等情。一一盤詰。及核供詞。如出一口。劉乃喚二女至案前。曰。觀汝二人。原是一胞雙生。若並斷與黃氏。恐爾父母不肯。吾今特設一鵲橋在此。能行者斷合。否則斷離。乃鋪白布如橋。從儀門直接公座。

命二女行布上。一辭不能。盈盈淚下。一則欣欣然。喜見於面。劉叱淚下者。遂出署外。喚喜者登布上。如履平地。步至案前。劉暗擊院印。從頭擊下。忽現爲狐。投之江中。而迎淚下者於署外。以輿送至黃氏。卽日成禮。案遂結。

審烏鴉奇案

萊州商米錢俊卿。性仁慈。經商濟南。一日薄暮。過叢林。見獵者携一巨籠。匆匆自林間出。籠中有烏鴉十數。大小不等。錢詢之曰。某自清晨入林。搜尋殆遍。無所獲。僅得鴉十數。茲將携歸作晚餐。錢見鴉作殼觶狀。哀鳴不已。似人之臨難望救者。不覺惻隱之心。油然而起。乃出錢數百。購自獵者而放之。須臾。鴉次第出籠。振羽高飛。似向錢點首而去。錢殊不以爲意。後錢自濟南收賬歸。仍經舊地。中途遇無賴趙大。窺其多金。出刃殺之。藏屍於叢草間。懷其金而走。至濟南。恣意嫖賭。揮金如土。顧每至一處。常有烏鴉六七。飛鳴其上。似詈其無良者。趙深惡之。一日。經衙署。羣鴉忽啄其首。趙大駭。狂奔欲遁。鴉

更死力啄之。旁人知有冤。執送之官。一鴉飛至案上。脚押簽。立階前。官曰。汝有冤乎。可點首。鴉果如其言。官乃命隸隨之行叢林亂草間。鴉忽止。隸視之。見有烏鴉五六。張翼伏叢草中。下有一屍。血肉已經模糊。急白之官。一輪而服。因置趙於法。鴉遂歡鳴。作頌德聲。振翼向空飛去。

審鸚哥奇案

淮西賈客某。負橐金六百。取道至濟南。夕陽西下。卽投某旅館。有少年者亦止宿。客象一鸚哥。日暮時。猶縱步郊野。以調弄之。少年偵知客多金。欲盜取之。乃隱尾其後。至郊外僻靜處。乘間刺死客。覆屍蘆葦中。客被刺。手中鸚哥已破籠飛去。顧猶迴翔空際也。迨少年竊金遁。而鸚哥亦飛至其家屋上。少年未之知。一日。某縣令方升衙理事。忽見鸚哥飛於簷際。悲鳴。縣令大疑。令固好事者。指而叱曰。汝有何冤。我當飭隸隨爾去。鸚哥果向西飛去。隸隨之。落某處蘆葦上。隸探蘆葦得屍。乃報於令。而鸚哥猶悲鳴不已。令復飭隸隨

之飛至五里外某村屋上。卽前少年所居之室也。突飛前啄少年目。少年大駭。隸乃拘之至縣。訊供得實。橐金猶未動。於是少年論抵。令發橐得客之姓氏。里居。乃遣役往告。家人始知客死。星夜抵其地。盤櫬以歸。惜鸚哥已不知所往矣。

審鸚鵡奇案

浙之海甯州。有鎮曰硤石。其地婦女。都能翻棉絮。往往有藉此以自給者。有富紳許氏。生一女。愛如掌珠。女蓄鸚鵡一頭。能爲人言。不居籠中。隨處飛集。然終不離女之左右。女作針黹。鸚鵡必集於其傍。而俯視之。一日。其家召一老尼。至家翻絲棉衣被。女見尼年老力乏。走往助之。及翻畢。尼受值而去。女忽失一珠環。舉家之人。咸疑爲老尼所竊。紳乃送尼於州。鞫之至再。尼終不承。忽女所蓄之鸚鵡。飛入州廨。集於公案上。而鳴之。宛然人語也。州牧聽其語。爲『小姐小姐。珠環入絮。勿冤老尼。』共十二字。其聲清細。入耳可愛。官

欲捕之。則翔而復集者再。乃令以翻絲棉之衣被送廨中。並召富紳至。拆而驗之。珠環果在被中。尼寃始雪。蓋當女助老尼之時。珠環墜於絲棉之上。牽入被中。尼與女皆不之覺。而鸚鵡則在傍觀清也。

審錦鷄奇案

有行脚僧。過高平縣南關。忽有錦鷄一隻。自肆中飛出。撲僧之面而啄碎之。傍人爲之驅鷄。鷄終不舍。及僧已遠行。尙追趕數十步。衆怪之。他日僧再過其地。鷄再撲啄如前。流血被體。衆益怪之。時有兩捕卒在旁。執詰之。僧言語支離。形狀張皇。遂送至官。嚴刑拷鞠。具吐實情。蓋僧於半月前行經某鄉。借宿路傍餅店中。見有錢在案上。四顧無傍人。因殺主翁。攫錢而去。至此鷄從何而來。則主人死後。其家鬻於市。而南關人買之。此事已曾報官。但以地僻村遠。無從究緝。故是僧亦漸心安。謂人無復知者。不意見窘於鷄。因之審出實情。乃知鷄爲主人報仇。而惡人之難逃法網也。

審鷄雛奇案

段光清宰鄞縣。以廉明稱。一日乘輿而出。見衆人環立某米肆門首。正在喧譁爭辯。命二隸往詢何事。旋偕二人來。伏輿前。一鄉人一米肆主也。鄉人供因父病來城延醫。道經某米肆前。兩足急走。誤踐其鷄雛。致斃。肆主索賠九百錢。囊中僅得錢三百文。不足以償。因與爭耳。段曰。鷄雛值錢幾何。乃索賠九百文乎。鄉人曰。肆主言鷄雛雖小。其種甚佳。飼之數月。重可九斤。以時值論。每鷄一斤。值錢百文。故索九百。小人無以難之。段顧肆主曰。鄉人之言真乎。肆主曰。眞。段笑謂鄉人曰。索賠之數。不爲過甚。汝自行路不愼。斃人之鷄。復何言。應卽遵賠。鄉人曰。吾非不遵。奈囊資不足。何。段曰。汝可質衣以足之。如再不足。本縣當爲汝足之也。時環而觀者。咸詈縣官殊憤憤。以一鷄雛斷賠九百錢。豈有是理。然不敢詰也。鄉人解衣付質。得錢三百。合囊中之資。共得六百。段乃爲之補三百。以付肆主。且笑語曰。汝眞善營業哉。以一鷄雛而

易錢九百。如此好手段。不患不致富也。肆主面有喜色。叩首稱謝。携錢而去。段忽召肆主回。令與鄉人並跪。與前謂之曰。汝之鷄。雖飼至數月。可得九斤。今則未嘗飼至九斤也。諺有云。斗米斤鷄。飼鷄一斤者。例須米一斗。今汝鷄已斃。不復用飼。豈非可省米九斗乎。既得賠錢。而又省米。汝太便宜。鄉人太吃虧。汝應以米九斗還鄉人。方爲兩得其平。肆主語塞。祇得遵判。以米與鄉人。鄉人乃負米而去。

審螃蟹奇案

某省監司署前月池中。忽有一蟹。浮見水面。其大如箕。衆人環而視之。聲勢喧譁。適監司出。問狀。遣隸捕取。隸入池。遍索無蟹。僅得一蒲橐。塊然而重。啟視之。中裹一屍。首體傷刃。顏色未壞。監司知是冤殺。然地廣人衆。莫可究詰。躊躇良久。忽問隸曰。此間豈有地名八脚者乎。隸曰。有八角巷。卽在池畔也。蓋角與脚。聲音相近。監司心駭。立命軍卒。遮斷巷中首尾。號召鄰甲。逐戶搜

查至一家。乃是新從他處徙至者。其家僅有一婦。問之曰。夫適遠客他方。鄰人詢其日月。頗覺參錯。搜其內室。得一異姓男子。因擊訊之。果卽與婦有私者。懼夫覺察。共殺而沉之。蒲中之屍。卽婦人之夫也。監司乃將所獲之男子。與婦論誅池上。噫。亦奇矣。

審蝌蚪奇案

紹興郡守張佐治。調任金華守。去郡日。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所訴狀。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間。見三屍疊焉。張素有力。挈二屍起。下一屍微動。時鄉人環而觀者甚衆。張亟命以湯灌之。有頃復活。曰。我商人也。適見二人肩兩筐。蝌蚪入市。惻然憫之。購以放生。二人曰。此地水淺。雖放入。必復獲。前有放生池。可以放之。我從之至此。不虞二人揮斧。將我擊倒地下。所有腰纏。悉被奪去。張問二屍何人。答云。不知。張仍前行。及暮。投宿逆旅中。入門後。見有二人先在。腰纏纍纍。形跡慌張。張心疑。

之。俄而商人亦來止宿。張見商人至。卽指二人問之。商人見二人果爲肩輿。蚪者遂跪張前。求爲伸冤。張命從人執縛之。以屬後任郡守。一訊而盡吐其實。論罪抵死。腰纏仍判歸商人。

審蒼蠅奇案

倪公廷謨。由進士出宰皖中潛山縣。廉明公正。四民愛戴。皆呼之曰倪青天。公於冬月。嘗有事至鄉。忽有蒼蠅成羣。飛繞輿前。左右揮之不去。公意時方苦寒。何得有此。得毋冤鬼作祟耶。因俯伏輿板。默祝如有冤屈。蠅當導我爲之伸冤。祝畢。蠅果羣飛前導。不及里許。路過一山。旋風驟起。將羣蠅捲入山中。公急命停輿。徒步入山迹之。甫上山凹。見一坎新築。濕土未燥。羣蠅栖集其上。心愈驚異。比呼山中人而問之。知爲前村某甲之新塚。問甲年幾。何作何生意。何疾而死。及家中尙有何人。答云甲年二十許。家頗小康。少失怙恃。並無兄弟。家中祇有一妻。甲因病瘵而死。又問甲妻年幾何矣。答云不知大

約與甲齒相若耳。公點首尋思。乃命輿徑至甲家。直升其堂。召其妻出見。甲妻某氏。聞公至。大驚。急毀粧。斬齊出拜。伏地乾泣。公見某氏態度妖蕩。知非善類。乃厲聲謂之曰。我至汝家。非爲別事。緣昨夜夢見汝夫。赤身喋血。踞我牀前。訴稱被汝害死。哭求伸冤。汝知之乎。某氏聞公言。急起趨入屏風後。與公抗辯。公見其暴悍狀。益信其必非貞婦。卽召其族長並左右鄰至。一一研詰。所對大畧相同。再四探索。茫無端緒。公心終不釋。乃執意開墓。啟棺檢驗。以決其疑。左右僉謂關係甚重。倘檢驗無據。恐於公有不利。公笑曰。我以窮措大。徼倖弋獲科第。忝膺民社。如遇冤獄。不爲伸理。其何以爲民父母乎。我意已決。如檢驗無據。甘心坐罪。雖粉身碎骨。無悔也。詰旦。乃率領族長及左右鄰等。登山開墓。啟棺。甲屍以天寒。故絲毫未曾腐壞。乍作承公意旨。由首而足。由腹而背。細細檢驗。竟無微傷。惟骨瘦如柴。確係病瘵而死。公無奈何。只得仍命蓋棺封墓。某氏大聲呼曰。公以莫須有之言。開人之墓。啓人之棺。

翻覆人之屍骨。死者何辜。遭此荼毒。既啟棺而又欲蓋之。既開幕而又欲封之。此非未亡人所敢從命也。公笑謝曰。汝言良是。吾已具文請命於大府。甘任其罪矣。死者無辜。而令其暴露。是更重吾之罪也。吾何忍焉。卒命蓋棺封墓而去。公返署。路經城隍廟。入廟叩祝。祈神示夢。夜果夢城隍神遣人贈萬年青草一盆。醒後不解所謂。乃易服爲卜人狀。至鄉察訪。日已晡。見一漁人垂釣河濱。就而問路。漁人戲謂先生善卜。能卜小人今日釣得魚若干。當作東道主。否則此處苦無逆旅。恐栖止無所也。公信口戲答曰。卜汝連得三魚。計重五斤有餘。一尾烹以款客。兩尾兌錢行沽。果連得一鯉一魴一鰱。鮮美可愛。漁人大喜曰。先生其神仙耶。何言之信也。寒舍不遠。敢請稅駕。公笑從之。未及半里。已至其家。茅屋數椽。一老嫗當門而坐。漁人笑謂公曰。此老母也。幸尙强健。年八十有二矣。因將鯉付老嫗。請烹以餉客。自携兩魚。就鄰翁兌秫酒一大瓶而歸。老嫗烹魚已熟。漁人請公南向坐。老嫗西向坐。自居主

位北向坐。老嫗不能飲酒。飯罷。獨自歸臥。公與漁人酒量俱豪。薦魚勸飲。意甚相得。公問知漁人姓萬。並問何以當此壯年。尚無妻室。漁人笑曰。先生謂小人尚壯年耶。小人今年已六十有四矣。里黨見小人生平不形老態。因共以萬年輕呼之。公聞萬年輕三字。頓憶前夢。因笑以言餽之曰。我相汝大運將至。如娶妻。當連得二子。老福甚隆。慎毋自棄。時漁人酒已微醺。益復忘形。聞公言。急搖手曰。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娶妻一事。請忽再言。公笑問何謂。漁人但搖頭不語。公曰。暮夜無人。汝有何意見。告我何害。漁人歎曰。先生長者。當不泄語。小人少酷嗜賭。負輒作穿窬。藉償賭債。以懼罹法網。輟而改業。前日醉後。有友邀賭。竟大負。不得已聊作馮婦。稔知前村某甲家頗小康。久病臥床。尚易爲計。時夜漏三下。萬籟俱寂。予由屋一躍至地。見甲房燈尙未熄。姑伏窗窺之。孰知不窺則已。窺則真令人毛髮俱寒也。公問如何。漁人又搖首不語。公曰。業言之矣。復何囁嚅爲也。漁人復堅囑曰。先生必無泄語。乃

敢畢其詞。公指天信誓。必不泄語。漁人乃謂小人伏窗潛窺。但聽病人臥床呻吟。其妻側坐牀前。嘿嘿若有所思。忽起身挑燈燃燭。向床後招手。一男子輕步而出。兩人附耳小語。其妻出絹一匹。登牀將甲口纏閉。又褫甲褲而露其尻。啟盜出一小蛇。將蛇首納入竹管。以竹管對尻。取香火灸蛇尾。蛇負痛由穀道竄入腹中。聞甲大喘一聲。其氣遂絕。兩人相視而笑。予慘不忍睹。復一躍上屋。恨恨而返。至今思之。怒髮猶爲上指也。先生試思娶妻如此。有何恩愛。豈非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耶。公曰。甲如此慘死。其親族豈無一人肯爲伸冤耶。漁人歎曰。甲雖慘死。身無微傷。何由伸冤。昨聞甲鬼託夢求倪青天伸冤。倪公開墓啟棺。檢驗無傷。將來不惟去官。並有應得之罪。此真抱屈也。公笑曰。汝何不投官自首。當得重賞。漁人搖手曰。否否。倪青天最惡穿窬。如言不見信。不惟無賞。恐反受罰。不如安分緘口爲妙。公又笑曰。我相汝晚福甚隆。卽此一事。未嘗不是機緣。汝其圖之。漁人搖首不語。詰旦。公與漁人

作別。返署後。急遣役拘萬年輕。至公招至記室。漁人恐懼伏地。不敢仰視。公拈髻笑曰。汝第舉首。尙識卜人否。漁人仰視公。急叩首。不知所謂。公笑慰之。曰。我不汝罪。汝其母恐某甲之冤。汝肯爲具控。不吝厚賞也。漁人叩首答曰。謹從尊命。乃具詞控訴。公立飛簽拘某氏。並其族長及左右鄰。至令漁人與某氏對質。某氏猶強辯不已。公謂非再檢驗不可。又具文上達。並叙入萬年輕之詞。爰重率衆人。登山開墓啟棺。時交仲春。甲屍已潰爛。臟肺畢見。腸中死蛇猶存。公令某氏觀之。某氏猶不肯招承。公怒甚。叱鞭其背。某氏嬌不勝刑。乃吐其實。先是某甲得疾。某氏有中表兄時來省視。甲疾日劇。某氏料不能起。遂與表兄有私。私計甲死之後。可以坐據其產。永爲夫婦。但甲綿惓牀蓐。一息猝難斷絕。爲之奈何。適見丐者蓄有小蛇。二人有觸於心。以百錢購得。而致斃甲命。死後果無傷可驗。智亦巧矣。自是甲冤旣白。某氏遂凌遲處死。其中表兄則立斬以殉。公又命其族長。擇族中子姪。立爲甲嗣。以延血食。

遐邇聞之。無不稱快。

審臭虫奇案

浙人謝某。素業幕。因事返里。負友百金。殊未能釋然於心。既歸。爲學校中講師。以自活。居數年。積得百金。決擬璧返。弗爽夙約。然其友所居。適在魯境。匯兌不通。無由遞寄。乃稍事摒擋。躬齎之往。趁舟至德州。卽不能更進。遂棄舟登陸。行數旬。適爲風雨所阻。姑入一逆旅避之。居室不過三楹。終歲且無客至。主人亦貧甚。見客來。狂喜過望。亟以麥餅餉之。粗糲不堪下咽。謝屏之弗食。自解囊中餼糧以代飯。視主人形可憫。心殊惻然。則先優給以房金。約晴而後行。蓋距其友處。已僅百餘里。故不必亟亟前進也。入夜。索得薄酒少許。開樽獨酌。藉解愁懷。默計歸期。須在一月之外。不禁爲之黯然。俄而解履登牀。因連日舟車勞頓。精神疲乏。故不覺早入黑甜鄉。不圖乃有小醜么魔。欲謀吮其膏血者。竟窺伺於旁也。蓋肆中破屋。歷年已久。風雨飄搖。不加修葺。

遂爲臭蟲盤踞之所。初猶無多。迨後生殖日繁。悉匿於木壁之中。乘隙而出。千百成羣。而當之者則不堪其擾矣。是夜謝方入夢。臭蟲首尾相銜。磨厲牙吻。藉得飽。其多時之饑渴。謝夢中覺徧體奇癢。雖加以爬搔。亦殊無益。未幾毒發。頓覺頭目昏眩。不可復支。乃厲聲喚肆主人。告以病危狀。不及數語。遽而長逝。肆主駭甚。檢視其體。惟見肉墳起者三數處。他則絕無傷痕。殊弗解其致死之由。解視其囊。固有百餘金在焉。立萌貪念。暗匿其資。市薄樽一具。草草瘞之。不圖謝之友人。已先期得書函。遲之久不至。疑途中或有他變。躬自覓之。會有與此肆主有隙者。密以之告。友以爲謝之死。必爲肆主謀財害命也。遂稟於官。往視之。則桐棺一具。固埋其屋後。出而驗之。創痕不可得見。惟膚多紅斑。且有小孔。流血尙縷縷外溢耳。乃執肆主而鞫之。誓死不承。詢其室中有何毒物。亦云無之。官乃至所居之室細察之。且命謝友及肆主隨往。勘視一過。毫無他異。偶見壁縫間。有物蠕蠕往來。卽命毀壁捉之。則臭蟲

無量數。巨者長逾半寸。身作殷紅色。殊爲他處所未見。置諸食中以飼犬。無不立斃。始悟謝之死。實由此物爲害也。肆主之寃遂白。然以其匿金不報。乃薄懲之。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1664B

